序

四佳集

四佳文集卷之四

序

朴判書編集奉使諸賢詩序

昔在春秋之時列國大夫或以文章詞命應對賓客或以朝覲會同奉使專對其於交際往復之間亦或賦詩以見其志有古者雅頌之遺意焉如鄭子産晉叔向齊之晏嬰吳之季札皆為大夫之賢之傑然者而其行事有是多者嗚呼不可尚已吾東邦邈處海外禮樂文章之盛侔擬中華人物之生於其間能不愧古賢大夫者亦不乏人欽惟
皇明馭宇薄海內外罔不臣妾乃眷 朝鮮比之內諸侯錫貢相望 正為大夫者可以有為之時

天順初元丁丑今 皇帝復辟頒詔天下遣翰
侍講陳公鑑太常博士高公閏以來 上命刑曹
判書朴公為遠接使仍兼館伴相國以通達明敏
之才應對酬酢從容甚度兩先生皆以中原禮樂
文獻之所在亦慕其為人其慇懃鄭重之意多寓
於往復吟詠之間其後刑科給事中陳公嘉猷禮
科給事中張公寧繼來相國亦皆為擯兩先生夙
聞其名一見如舊多所唱酬已卯秋野人構釁邊
境事須申奏 國家遣使難其人以相國為奏聞
使如京師敷對詳明周旋可觀中原士大夫皆目
而異之翰林學士倪先生謙曽奉使我邦陳內翰
高太常有雅好之篤各有贈詩瓊琚珠玉盈溢囊

槖々然而歸相國之名由是而益著聞於中國相
國與前後奉使唱和詩文皆倶皇華集中相國又
採諸先生手藁若干首編爲一軸居正見而嘆曰
大丈夫之生斯世也孰不欲得時行道入擯出使
以華一國以揚天下之名乎但天地有離合朝聘
有通塞遇或有不時才或有不逮者多矣今天子
仁聖四海一家我　殿下膺天興運至誠事六相
國左右賛襄爲時良佐或文辭禮儀得尊王人之
體或誦詩專對揚休天子之庭其所與交際者皆
宇内之名望文章之臣擘使天下之人知吾東方
之有人才必自公始其視春秋列國大夫徒馳騁
於會盟之末不知尊王者抑軼而過之顧不偉歟

後之人尚於是編乎有徵蒼龍辛巳

洪判書讌對馬島賊帥平茂續詩序

恭惟我 主上殿下膺天撫運威德遠被遐方絕域梯山航海罔不臣服歲辛巳春對馬島主宗成職遣其賊帥平茂續寄告邊警 上嘉之授僉知中樞院事一日 御後苑觀射茂續與野人浪將家老入侍爲耦較藝 上顧謂三軍都鎭撫禮曹判書洪允成若曰尒職長春官且典兵務邊境之事悉皆主之今南北一家日本女真乍臣乍叛之俗皆援誠款附周旋一庭俯伏主臣是豈予所能獨致實惟卿等左右之力是賴予亦推心置腹待之勿疑視以同仁卿宜知之判書瀕伏拜謝又 命

茂續將家老曰爾等死生之命懸於判書宜愼事之初茂續之來饗于禮曹也茂續從容言曰日邦諸島聞判相北伐野人沙漠一空莫不向風馳慕茂續雖屢接下風今玆威靈氣燄尤使動人因用寶劒一把箭括數百枚爲贄至是聞命罙增戰慄啓請親謁判書私第躬行奴隸之禮 上特許便宜相接一日判相開讌慰之蒙賜酒樂茂續感聖上撫綏之恩相國待遇之勤稽顙百拜奉觴稱壽酒酣起舞爲樂搢紳大夫之在座者皆相與慶曰 聖朝邇肅遠安大平氣象全在此矣盍詩之以傳諸後屬 居正 序予嘗讀周詩六月江漢皆所以美宣王也而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獫狁之伐淮夷之平雖本於宣王謀猷之允塞而古甫召伯文武之佐與有多焉恭惟我　主上殿下聖神文武削平内乱民物乂安四方耆定聲教所暨無思不服吁盛矣哉判相久典宗伯存撫夷狄昵侍禁衛董莅戎政出將入相文武之責萃於一身從容談笑之間能威制四夷鎭定封疆屹如山岳其所以遭遇　盛際大展厥材佐理　國家者何其至矣又豈止於古甫召公左右宣王經營征討而已哉將使　聖朝文德之敷同符帝舜而皐夔稷禼之佐不獨專美於虞朝也無疑矣居正叨居末僚目覩盛美賛詠之詞不可後人姑書此以弁諸什之首係之以詩

天順五年

御製飛氷詩後序

有天地之文有聖人之文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天地之文而景星嘉禾甘露之至也訓誥誓命禮樂刑政皆聖人之文而 宸章御札其文之至也歲辛巳秋九月乙卯新冰乃凝 上製飛氷詞以示左議政臣申叔舟 天語渾成汪洋涵畜有無窮之思親加世出世兩註開闔萬變條理洞貫尚慮臣民未易通曉召儒臣詳加解註又 命臣 居正序其後臣竊惟天地亭毒之妙不可形容而所可言者粲然之文也聖人巍蕩之德難以名言而所可言者煥乎之文也大哉聖人之文乎經緯乎天

地爭光乎日月布之爲政教號令著之爲文辭謌詠是以舜禹有勑天九功之謌賡載之法實昉於此周之盛時謌頌方隆鹿鳴以下五詩君讌其臣天保一詩臣祝其君其上下相與之際辭氣委曲情意浹洽非若後世君臣上下情隔澤壅不下而言絕不通之比也恭惟我 主上殿下聖德神功握符開運收攬豪傑文致大平清讌之暇揮灑宸翰發爲天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宗功臣胥鼓舞懽忻以至動植之類顒顒熙熙各得其宜有人平之氣以之而協律呂用邦國爲君臣相說之樂則虞賡周雅之盛不獨專美于前而聖人制作之文至治之音當與天地同流矣臣又竊念覆燾持載

並育不悖天地之德也含弘廣大包括無餘聖人之言也臣伏覩是詞一篇之中詞意深奧覩時物而樂天道之自然眷大臣而體天地之交泰澤周羣下而利天下之施信及豚魚而示天地之仁言孺子之自取叙君子之不素戒巫風之沉酗勸戒之意隱然於其中誠大哉之言也孰知飛冰之詞雖出於一時之施張而卒歸之於性情之正者如是其至也辛巳九月

詳節大平廣記序

予嘗讀太史公滑稽傳以為不作可也聖人著書立言是以裨名教訓後世何嘗採摭奇怪以資好事者解頤哉是固不作可也及讀大平廣記乃宋

學士李昉所撰進之太宗者也爲書總五百卷大
抵裒集稗官小説閭巷鄙語非有關於世教徒爲
滑稽之捷徑耳心竊少之一日在集賢殿亡友昌
寧成和仲讀之終日矻不知倦予舉前說而告之
曰子方有志於文章宜沈潜六經規䕶聖賢非聖
賢之書不讀可也和仲笑曰子誠確論也然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儒有博學而不窮能博而能約之
庸何傷乎况張而弛文武不爲必皆聖賢而後讀
之聘氣有所未周安能上下古今出入貫穿爲天
下之通儒乎何子之示狹也未幾和仲下世僕亦
年衰氣耗雖有居閑之時無暇討索墳典研究精
微諸子百家奇聞異錄紛然左右欲先爲之究刪

和仲之言未嘗不往来于懐矣頃謁和仲之兄重卿出示大平廣記詳節五十卷其去就悉當削繁前冗至簡而要賢於本紀遠矣博而約之張而弛之重卿之志即和仲之志能起予者君家伯仲氏也後之好古博雅君子能知吾伯仲之志然後可與讀是書矣重卿氏求予弁其首則書與和仲所商略者歸之蒼龍壬午

經國大典序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國家也創業之主經綸草昧而未遑典故守文之君遵守成法而無事於制作雖曰漢高筭無遺策而三章之法略存規摸史稱唐家萬目俱張而六典之作猶竢中葉況下於漢

唐者乎恭惟 世祖握符中興功無創守文昭武
定禮備樂興猶孜孜啚理恢弘制作嘗謂左右曰
我 祖宗深仁厚澤宏規懿範播在令章者曰元
續六典謄錄又有累降教旨法非不美官吏庸愚
眩於奉行良由科條浩繁前後牴牾不一大定耳
今欲斟酌損益刪定會通爲萬世成法仍 命寧
城府院臣崔恒右議政臣金國光西平君臣韓繼
禧右贊成臣盧思愼刑曹判書臣姜希孟左參贊
臣任元濬右參贊臣洪應中樞府同知事臣成任
暨臣居正裒集諸條詳加採擇撰次爲書刪繁削
冗務要精簡凡所措置皆稟睿裁又 命永順君
臣溥河城君臣鄭顯祖掌出納既成釐爲六卷以

進賜名曰經國大典刑戶二典既已頒行四典未
及讎正八音遽遏　聖上適追先志遂訖就緒用
頒中外臣竊念天地之廣大也萬物無不覆載四
時之運行也萬物無不生育聖人之制作也萬物
莫不欣覩焉信乎聖人之制作猶天地與四時也
自古制作之隆莫如成周周官以六卿配之天地
四時六卿之職闕一不可也我　太祖康獻大王
應天順人化家為國立經陳紀規摸宏遠　三宗
相承貽謀燕翼制度明備　世祖神思睿知度越
千古　殿下聰明時憲是遵是行金科玉條刻之
琬琰垂耀無極猗歟盛哉其曰六典卽周之六卿
其良法美意卽周之關雎麟趾文質損益之宜彬

彬郁郁孰謂大典之作不與周官周禮而相為表裏乎建諸天地四時而不悖考諸前聖而不謬百歲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可前知矣繼自今聖子神孫率由成憲不愆不忘則我　國家文明之治豈唯比隆於成周而已乎億萬年無疆之業當益悠久而悠長矣已丑八月

雲城府院君朴相公宅梅花詩序

歲癸未冬十一月　上賜讌雲城府院君朴公之第又命宗功將相往勞之筵既秩公置梅花一盆於座右雪蕚輕盈清香馥郁風流富貴之中亦有文雅者存焉國老河東鄭公以病不赴詩以謝之諸公咸和命居正序之予惟一元之氣流行於四

時草木之春華秋實榮悴於其間者盈天下皆是梅也獨凌霜傲雪粲然生白於羣動未萌之時先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豈尋常草木所可擬哉蓋貞白其性淸淨其心馨香其德出類拔萃爲花聖之淸者矣是以古之人多愛之愛之不足而詩賦之詩賦之不足而有托爲兄弟稱爲丈人名爲端人正士者矣有曰造次必於梅顚沛必於梅者矣然此皆騷人墨客山林枯槁之士寓物興懷膏肓花卉者之所爲尓公三韓華冑儀賓王室早以聞望判六曹貳相府名載勳盟位極崇班功名事業之隆當代無比况今被 聖上之殊眷得霑雲霈之霈澤簪纓滿座管絃迭催繁華富貴之盛是以榮

君賜修嘉賓又何假於一花一卉之微而亦有取於是何哉原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在於人而有君子小人之別推之於物亦莫不然仲冬之月一陽来復梅乃發生陽之象也千花萬卉爭紅競白於三春艷陽之時而梅也挺然特立獨守貞白君子之象也方今　聖人在上羣賢夾輔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在於人者如是獨於物而不然乎此公之所樂取而想亦諸公之所同樂也其視山林枯槁之士摛榮摛藻吟風咏月者之所嗜好為如何耶居正雖不才承之為憲大夫其於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道觸類而長之可無一言乎詩書此為梅花詩序

贈守伊上人序

韓退之柳宗元皆名儒也宗元在柳州嗜浮屠法退之書以訾之宗元為文以辨之其所以辨之者辨其不惑於浮屠之說耳然尚有取之之辭退之既訾宗元其在潮州與大顛相善或者之訾退之如退之之訾宗元退之亦為文以辨之其所以辨之者辨其不惑於浮屠之說耳未嘗有絶之之辭退之宗元夫豈怵於浮屠氏禍福之說者哉蓋浮屠氏清淨淡薄遺外聲利不逐逐於世拘拘於俗其寡欲養心之說與吾儒相似吾儒者雖不惑於其說不甚斥之不甚斥之則引而進之引而進之則與之相從與之相從則雖皆曰嗜浮屠可也然

其所以嗜之者非心也跡也非跡也勢也退之宗元斯文之傑然者尚有是訾況不及二子者乎居

正嘗讀孟子書有曰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子朱子亦曰佛氏之害甚於揚墨予持此論久矣雖不能闢之坦如予豈佞於佛者哉然自八九歲時擊蒙於浮屠氏中間負笈遊山者十有餘載釋褐以後賜暇讀書于山房者又數年日與交從者浮屠氏而已若必待孔孟顔曾之徒然後論道義班馬賈董然後論文章李杜蘇黃然後論詞賦一以釋氏爲非吾道斥焉外之則吾之喙無日可開矣其在幽閑寂寞之濵得遇浮屠氏能不蹙然躍然而喜者乎予於是與浮屠交從者殆半於曹溪況

退之宗元在於遷謫之中其所交遊者不過一二釋子非予遍交曹溪者之比予之受此言可量乎哉嗚呼自從浮屠遊不三四十年零落如星至今相從者道菴成上人菴之徒曰守伊予甚嗜愛之嘗求名字說予曰聞西域有伊字其為字三點如中國下字草書涅槃經曰所謂三點者為菩薩眼為命根為項門又曰守伊者守法身般若解脫三德之謂然予於釋氏書不深究討索之敢為上人強說乎姑書吾儒有取於釋氏而不甚絕之之辭然退之宗元為文以辨其呰而予不甚辨者退之宗元之辨足以祛呰者之惑而實非惑於浮屠氏者也予故曰退之宗元之嗜浮屠非心也跡也非跡

也勢也予之嗜浮屠者亦退之而已宗元而已

觀光錄序

予嘗見古人評司馬子長者曰子長以疎宕之氣極天下之大觀故文章變化無窮觀長淮大江驚濤駭浪則其詞奔放浩漫觀洞庭彭蠡涵混呼吸則其詞渟滀淵深之齊魯鄒嶧而温重典雅之三閭沉湘而悲憤傷激其壯勇也得之劉項之戰場其峭拔也得之巴蜀之劒閣予竊自疑曰文章者氣也時運也氣禀於天有清濁粹駁之殊故發於詞者有工拙高下之異如李杜自李杜韓柳自韓柳王韋止於平淡郊島局於寒瘦元白之下可爲劉許梅黃之不可爲歐蘇安能因所覩覽而遽變

其氣乎況文章關乎時運之盛衰如元不宋宋不
唐唐不晉魏晉魏不漢秦安能因所覩覽而猝變
時習乎其論乎長者特壯其遊奇其氣形容文章
之發越耳非子長之文奇於遊不奇於不遊也須
年二正奉使朝京道遼霫由閭碣歷幽薊直造乎
燕都覩夫山河土宇之緜曠也城郭宮室之壯麗
也禮樂典章之明備也衣裳舟車之會同也所見
無非瑰偉絶特而居正之形于詩謌者不失之纖
弱則失之滋僻不失之萎薾則失之粗厲何嘗因
所覩覽而少有變化者乎益信文章之氣之習之
未易猝變也予持此論久矣今見三君子觀光錄
自漢都暨燕山往還八九千里觸於目感於心者

一皆發於詩其老健也如幽燕宿將氣雄勢壯其快迅也如漁陽突騎風飈電閃或縱橫擅捭如蘇張辨士或從容法律如漢庭老吏其清圓也如銅丸走坂其美藻也如芙蓉出水其洞盪倏翕則如鯨波蜃市魚龍遊戲其豪爽道峻則如危巖絶壁鷹隼飛肅備全衆體愈出愈奇然後知古人論子長者不誣而居正之所見者非也嗚呼以一子長萬里獨遊文章變化如是其無窮況今豪峻如益侯溫醇如李侯清新如成侯皆一代作擘也政當聖天子混一函夏文物全盛之時並駕齊驅於中原所見益富所聞益高塤篪迭奏宮商自協其跌宕之氣誠不讓於子長矣而奉使觀光朋友相長

又非子長之所能及也 居正 亦有北征稾三百篇當其時雖欲靚縷如雕脂刻氷無所施巧邊幅自窘矣其視觀光錄真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者矣予壯三君子之遊之氣之文書此弁其首蒼龍丙申

五行摠括序

上嘗謂臣 居正 曰祿命之書乃窮理之一事世之尚論者曰士君子當學孔孟而業伊周敢効季主郭璞之為耶聽其言則是而於窮理則未也是以祿命之說知門庭者甚鮮况與義乎然古之命家非一其說叢穰猥屑散無統紀今欲作假令一書為初學指南爾宜撰之臣 居正 謏聞淺見何足以

仰承　睿旨但於暇日裒集諸書撮其要分門
類聚先之以凡例次之以吉凶神殺終之以吉凶
論斷編書以進　上笑曰此正吾意也但所貴乎
卜命者探賾摘隱因往推來闡天地之秘發陰陽
之蘊莫測其妙耳果如是編則人人披卷自了如
取囊中之物畢陳在前矣何有於推筭哉然於教
人不無少助遂　賜名曰五行摠括　命臣序之臣
居正竊觀洪範九疇五行居一人生天地之間囿
於形氣之中五行者象也有是理故有是象有是
象故有是數有是數故吉凶善惡所由生焉是以
聖人作易使人觀象玩占燭吉凶消長之理審進
退存亡之幾以順性命之正而已非若後世術家

者流作為三命之書牽合傅會多言或中者之所為也蓋曰者之說倣於漢史百家繼興曰星曜曰禽演曰玄輿曰明鏡曰真結各執所見互相牴悟已不勝其紛紜矣至如沙擲經盡天下之命而膠固不周預定數誑天下之民而詐譎尤甚此呂才之所深嘆而宋濂所以為文以辨之者也恭惟我　殿下聖學天縱思無不周知祿命為學者窮理之源則存之而會稡成編知祿命為術士誣世之囊橐則抑之而不售其姦使讀是編者先看凡例知立命之根基次看神煞審善惡吉凶之分終看論斷知善惡吉凶之理之所自出吾之心已了然於吉凶善惡之間則雖百術士亦無所容其喙

已衛滿盜竊箕準奔竄漢置四郡二府國勢中絶
矣三韓間起然無君臣上下之分安有載籍之可
傳者乎新羅始祖赫居世始興越二十年而高勾
麗始祖朱蒙立又二十年而百濟始祖溫祚立各
有民社鼎足之勢成矣雖其昧於善隣之道干戈
日尋生靈塗炭然新羅三姓相傳仁厚爲政歷年
幾一千高勾麗雄據遼東國富兵强敵慕容拒齊
梁抗隋唐百萬之師天下稱其雄强歷年又踰六
百百濟專尚詐力好兵樂禍雖傳世不及二國而
尚餘五百年非南北朝五季僭君僞主旋得旋失
之比也獨惜乎當時無良史後世不善守史籍之
存僅百中之一二雖使遷固復生亦難於著述矣

況其下者乎金富軾法陳壽三國志撰三國史患
其文籍殘缺本末無稽則採摭中國諸書或補或
證之已非實錄矣至聘問侵伐災異等事以一事
而疊書於彼此頗傷重複況取舍是非筆削凡例
亦未盡合宜識者病之權近法綱目作史略患其
三國並峙莫適為主則以新羅先起後滅而為主
臣竊攷魏吳蜀三國之例温公之以魏為主重承
授也朱子之以蜀為主尊正統也今以先起後滅
為主考之前史而無據揆之事理而不順且史略
編年之書也乃以一人之終始而并書於書卒之
下一事之顛末而并錄於類附之間年月無繫頗
失記事之體然富軾作全史於掇拾斷爛之中權

近作史略於繁冗瑣屑之餘功亦不細矣恭惟
世祖惠莊大王躬睿智之聖敷文明之治留神經
史恢弘大猷慨念三國之史未盡得體開史局集
文士撰之編摩未訖遽違羣臣今我　殿下光紹
丕基欽承先志　命領敦寧府事臣盧思慎吏曹
參判臣李坡暨臣居正　趣令撰畢臣等本之三長
之才何能仰稱　睿旨第取舊史及史略兼採遺
事殊異傳作長編凡例一依資治通鑑但資治起
周迄五季轇轕數十代行事之跡故謂之通鑑今
是編止於三國故名曰三國史節要且資治卷首
必稱某紀今節要不稱紀者三國勢均力敵不可
主一而名之立國有先後亡國有遲速又不可以

一國二國三國而屢更其名是以法朱子綱目之
例而不稱紀也新羅獨存則用其年紀事三國並
峙則分註以列書明其為敵國也先新羅次麗次
濟從立國先後也每年必先書中國尊天子也新
羅自用年號抑而不書黜其僭也三國稱君或名
或號或謚存其實也王妃或稱夫人或稱王后世
子或稱太子或稱元子其官職或冒擬中國其名
號或因循舊俗皆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至如荒
怪之事方言俚語去其太甚存其太略者不可輕
改舊史而且以著風俗世道之淳厖爾蓋是編起
自赫居世元年終於敬順王九年凡九百九十二
年勤成一十四卷雖其本史疎漏撰述未盡詳悉

然於其間君主之昏明國勢之強弱運祚之長短亦可槩見矣臣又嘗聞班固欺司馬范曄欺班固此實史家之通患以臣等蕪拙非不知貽笑於後史也適承隆委不可闇無著述僅用管見妄加刪定極知狂僭無所逃罪然其文則溫公之遺法其意則春秋綱目之遺旨其於上裨乙夜之覽觀下淋來學之講明亦未必無少補云蒼龍丙申

滑稽傳序

居正

嘗謝事居閑遊戲翰墨書與朋友所嘗戲談者題曰滑稽傳客有誚者曰子之所讀何書所業何事子立朝將四十年踐歷臺閣長六部亞巖廊宦非不達曾不聞謀猷獻替建白設施又不聞著

書立言如馬如班如劉如揚者之所為徒屑屑焉
掇拾孟浪為好事者解頤此則俳優之雄長耳何
補於世教乎且子平生清脩苦節水蘗其操頊以
纖芥無妄之災驚塵駭浪猝起於不測之地衆虺
羣蝮蛟鱷百怪騈首接足鼓吻垂涎欲飽其肉而
齕其骨賴 仁聖在上至明旁燭生死而肉骨之
曾不動心忍性馳怪騁奇惟技是癢昔列御寇莊
周見道精憤世深作為詭激之說奇崛之文鼓舞
變化動盪發越間以無稽不經之說猶得罪於聖
門蓋莊列聖門之罪人而子莊列之罪人吾為子
不取 居正 矍然改容再拜謝曰子之言是也然子
不聞善戲謔兮文武弛張之道乎齊諧志於南華

滑稽傳於班史居正之作是傳初非有意於傳後只欲消遣世慮聊復爾耳况孔聖以博奕為賢於無所用心者此亦居正無所用心之自戒爾客笑而去蒼龍丁酉

送知禮鄭縣監錫堅之任詩序

鄭侯錫堅中己丑司馬科時居正承乏主司始得鄭侯焉後鄭侯擢巍科選入承文院居正又忝長官與之相熟焉比年居正撰三國史選東詩文又與鄭侯有筆硯之好茲者鄭侯由博士例拜縣為京官人皆曰鄭侯踐歷臺曹蜚英清近者將不日矣一日聞鄭侯以親老補外居正曰鄭侯方妙齡抱奇材施無不可況本院文翰之貴鄭侯為時臣

擘前日政府銓曹同議薦聞委之久任勿許外敘
今安可顧私親而廢公議乎是銓曹不得私鄭侯
鄭侯亦不得往諧也尋聞鄭侯之言則曰吾慈氏
日迫西山錫堅少而遊學長而從仕踈曠日久今
則官躋六品官亦小成雖不霑一命猶當歸養況
任專城佩斗印志願已諧亦何計職位之崇庳功
名之利鈍而屑屑於去就者哉吾然後知鄭侯之
志已決而鄭侯之行不可留也鄭侯既行居正以
交誼之篤可無一言乎居正早識鄭侯有遠大之
器今茲之行尤益驗矣盖忠孝者人倫之大本士
之巍冠搢笏立於朝者孰不曰吾能孝於親矣吾
能忠於君矣然一或功名玷其心富貴蕩其欲者

則當歸養而不歸養及誘之曰惟立揚是以悅親心亦何事於區區滑瀡之為耶是則非不輕重於歸養不歸養之得失而所欲愈甚於養親也嗚呼忠乃孝之推安有不盡孝於親而能盡忠於君者乎今鄭侯不早小官及母夫人康強之時陪侍左右朝夕溫凊退而推其孝于於家者施於有政將母之孝勤王之忠殆兼之矣其觀感興起之餘為人母莫不願為大夫人為人子莫不願為鄭侯古人所謂勸八出勸人忠者鄭侯有焉鄭侯之名由是而達於國聞於上是寧知今日之去未始不為進而後日功名事業之遠且大者又可量耶有問鄭侯於居正者當以是復之是以序丁酉十二月

送都壯元夏還鄉詩序

歲戊寅後二月初吉吾鄉人都上舍夏新自鄉来謁予目其貌粹而温耳其語博以雅問其業則曰方有志於進取訊吾鄉之事一一中利病予固心之曰他日興吾鄉者必此人也居數日 上幸成均館謁宣聖仍策士豪傑之輩翹英振秀雲集於館下上舍裒然為榜魁居萬人之先 聖上器其材初試為成均注簿再還為司諫院右正言僕時承乏右大夫又與之同僚得其為人廉正慷慨有古君子之風私幸吾鄉之有此人也今則告謁還鄉將榮先墳来告余别余曰吾鄉大丘慶尚之巨邑其山川扶輿之氣宜産出英材延之何數十年

來文獻彫謝習俗偷惰無文人才士一出於其間
嘗讀韓愈書云閩越土地肥衍有山川禽魚之樂
人不樂為仕有歐陽詹者始擧進士風化翕然彬
彬皆文士竊恨吾鄉處一道管轄之地人物繁盛
非荒遠之比然而若此則非但土風使然亦無唱
明開道為諸生先者存也以余不才僥倖登第今
十五年然足跡不一到吾鄉復何能於其間哉都
君早中司馬試又登黃甲聲名籍甚今是行也衣
錦頂玉焜耀輝光先拜先塋以宣揚 朝廷崇文
教重孝理之美意退開慶席與親戚父老懽忻怡
悅一鄉之人莫不于于觀感樂趨文教期必至於
都君而後止嗚呼斯不亦為吾鄉之歐陽也哉況

擢壯元為諫官其所得遠過於歐陽博士則他日
吾鄉文化之行又豈止於閩越而已耶予既壯君
之所為舉此勗之君亦歸語鄉人曰國家求賢
用吉方自愧始是歲七月

送議政府左議政金相公奉使朝京詩序

皇明御宇混一區夏乃眷朝鮮比之內諸侯錫貢
相望成化六年夏五月 帝遣太監金興行人康
浩賜先王謚祭并賜 殿下誥命冠服 殿下祗
承睿渥若寵若驚遣議政府左議政金公奉表謝
恩將行高靈申相公詩以為贐屬居正序予惟士
生斯世孰不欲得時行道奉使專對如古列國賢
大夫朝覲聘問者之為哉但天地有離合道里有

通塞遇或有不時才或有不遇所値有不同者矣如或光岳氣全文軌攸同生於其間致身公輔才稱使乎聲名著於一國昭于帝庭者則不亦榮矣乎㦲欽惟　聖天子同仁之化暢遠洽邇罔間大小我　列聖至誠奉蕃皇眷日隆錫賚便繁　殿下在初服又荷寵章吁盛矣㦲　殿下選公於三公之中遣之所以重使事也重使事又所以重公也公以通達精敏之才從容大廷敷奏詳明誦詩專對此其時矣能達吾王事大之誠益恢　皇上撫綏之大度將不在此行乎嗚呼吳季札觀禮樂於襄周尚稱其賢吾東方禮樂文獻之美侔擬中華人物大夫之能辭命應對者彬彬有人矣堂堂

天朝典章文物之備明良遭遇之盛雅頌制作鏗鋐炳燿以公之德之才所見益高所聞益卓持以黼黻乎王猷調燮於廊廟其所得又豈衰世大夫規規聘問交際之間而已耶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又於公望之龍集庚寅

送日本國京極殿江南藏主詩序

吾聞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東西南北之人也然天下有離合道里有通塞若南北殊軌交聘不通雖戶牖堂庭之間尚有胡越者存焉況越航海而遊者哉恭惟我　殿下受命與運大化無外雖琉球南蠻之遐域亦皆遠慕輸忱日本氏於隣最近信使相望今上人又銜主命而來從容專對周旋甚

度　殿下嘉之館待優厚事完將還薦紳諸君子
詩以送之屬予序予惟釋氏之道茫然寂然離塵
絕俗若不屑屑於斯世然以導引三界饒益人天
為心者也吾聖人制為交隣聘問之禮其志亦不
過固國安民而已上人既以脩好兩邦利益人天
為事予可無一言乎我　朝鮮與唐堯並立雖世
通中國而中國不之臣周武王對殷太師亦不之
臣仁風厚俗禮樂文物百代猶存厥後新羅百濟
高勾麗三國鼎峙自相雄長日本氏或通或絕高
麗之季文恬武嬉雖島夷竊發而我兩國之好未
嘗廢也恭惟我　太祖威德遠被邊境永謐　列
聖相承至于我　殿下懷綏益篤萬里一家今茲

上人之來蹈鯨鯢黿鼉之窟涉滄溟不測之險直造乎大邦觀城郭宮室之壯麗禮樂典章之明備山河地理之鞏固其必充然而有得者矣歸語其王益恢我 聖上招撫遠人之大度更敦信義萬世不替則其所以脩好兩邦利益人天又豈淺淺哉上人適際同軌大平之時萬里觀光傲睨天地吸呼風霆極遠遊之壯還坐一室瞑目凝神則凡九瀛九洲之大皆在方寸中有不可言之妙矣此可以奉使云乎哉遊方云乎哉

賀茂松府院君尹相公賊中生還詩序

人得天地之心為心天地之氣為氣心為氣帥氣乃心之充也古君子有遭大難處大變不動心挫

氣者由所存者確所養者大也猝然遇變心撓氣掘賁育而失其勇孫吳而失其略儀秦而失其辯者則由中無所主歉然自少者然也吾於茂松尹公見之歲丁亥巡察咸吉道在途猝聞賊變殺節度使據吉州以叛分遣腹心于諸州殺刺史守令兇徒所在響應公倍道到咸興府是夕賊又作亂以兵殺監司通判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環庭者如墻公正衣冠端坐不變容色言笑自若賊懼而退然嘯聚之黨恣行胸臆狙詐不可測公在圍中者七日處之泰然屹不動心賊感悔或有周旋左右為公地者公卒全身而還縉紳士大夫相與慶於朝易哉李僩保書以為賀詩者盈卷屬居正

序予惟孟子曰不動心又曰善養浩然之氣人能持其心養其氣蘊於内者有素則臨事酬酢不憂不懼者有不期然而然矣公早負豪傑卓犖之才擢巍科入翰苑登金步玉長銀臺坐廟堂澤潤生靈其得於心體之已者如此公高祖栗亭曾祖桐軒兩先生佐 高麗文章道德為世蓍龜皇祖大提學公相我 世宗為斯文領袖公清白之操詩禮之澤得於家庭者又如此是以其所存所養之充有寬厚雍容之大德凜然不可犯之大節嗚呼死生豈不大哉刀劒交於前後存亡決於呼吸非真知輕重大丈夫孰不動心於其間哉孟嘗君以狗盜逃難范雎以佯死避禍皆出於一時之詭計非

君子浩氣之大者昔桓温欲殺謝安於坐安從容談笑以折其鋒趙元昊欲殺韓琦盜入帳中琦與語移時授金帶而還其規模德量之大足以安晉室而相宋朝今賊變之急急於温昊公處之之難難於謝韓其盛德偉量精忠大節足以破姦軌之膽而立奇偉不常之名於後世在當日位三公長百僚左右聖躬鎮定邦國其所得視晉宋又豈多讓乎哉是以序

賀金議政續和詩序

殿下之十四年秋七月以上洛君金公為議政府右議政朝中士大夫相與慶曰 聖明居上又得賢大夫為相大平之治尤盛矣哉一日 居正 謁相

公與之坐從容言曰我家自忠烈至我凡八世四
公以我不才恐不克肖夙夜祗懼常念驪興府院
君閔公贈我皇曾祖翼元公詩有戳兢之語此古
人朋友箴戒之義而忠君愛國之意隱然於其間
浩亭河文忠公叙之獨谷成文景公金陵奉使端
木先生詩之翼元敬承終身下急宜我子孫萬世
家範也將欲續和於薦紳諸先生幸子有一言予
惟自古世臣舊德之家重珪疊組世濟其美者莫
不由祖宗忠厚勤儉積累之深而子孫戒懼謹守
承籍之厚也未聞子孫驕奢喪德以守家法也金
氏自麗祖統三之後服勞王家世篤忠貞忠烈當
主危國弱之時忠勤積慮夷險不變扶翊王室誅

除權姦東征南討鎭定封疆位侍中年躋九袠功
烈之盛古今無比繼而文英貞簡克紹前烈貞簡
又位政丞大有施設五傳而至翼元以文武經濟
之才翊運開國扶義定社再長百僚夾輔賛襄豊
功偉烈蔚為勳盟之首乃子乃孫忠孝為心克遵
家法相公以寛厚之量英偉之才遭遇 聖明輩
英顯隆而丙子之變先事審幾剗除羣兇勳高佐
翼搢以帶礪今又位冡宰總百官功名事業之盛
冠冕一時忠烈翼元之業尤有光矣此不亦祖宗
積累之深而子孫承籍之厚耶予嘗念宋朝王晉
公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子孫必為三公者夫以
常情度之善惡報應子孫興衰皆出於偶然天未

嘗必報於人人未嘗責報於天晉公之言疑若蒼茫無端也而其子魏國果為三公如合左契是殊不知積善有慶潛德發幽如種而獲理之必然無復疑者也況我金氏累世忠勤功存社稷澤在民心子孫食其報為公卿代不乏人者亦理之自然而天道之不誣也相公功高一代位極人臣猶且謙恭畏慎夙夜匪懈以翼元之所以戰兢者為心宜其享富貴贊大平上洛之慶愈遠而昌益大以振也使後嗣子孫體相公之心戰兢自持服膺勿失則袞袞方來之慶容有既者乎嗚呼漢之石氏一門萬石而當時稱孝謹袁氏四世五公而後史美其仁厚吾東方世族之盛莫如上洛而上洛之

八世四公近古未有况又謙恭如是戰兢如是未知當時之稱譽後史之歸美當何如也非敢為佞直書其事而美之且以勉後嗣云蒼龍戊子

皇華集序

王道興雅頌作而致治之跡有可得而考矣在昔成周之盛如大明皇矣棫樸旱麓之詩皆是以鋪張盛美以新一代之制作矣然置官採詩雖以檜曹之微亦得列國風之末詩之不可廢也如是况詩者本乎性情之真發於咨嗟詠嘆之餘間有上勞下下頌上關於世教合乎風雅之正者則大雅君子尤有所取之 皇明馭宇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我 朝鮮世被聲教詩書禮樂有古文獻之風

聖天子誕膺天命光登寶位茲者冊立皇儲示天下端本乃遣戶部郎中祈公順行人司左司副張公瑾来使我邦兩先生皆以温柔敦厚之資雄偉豪傑之才周旋使事從容甚度其暇日則陟降原隰周覽景物凡山川地理民風國俗觸於目諷於口牢籠殆盡鏗乎塤篪之迭奏戛乎金石之相宣雄篇傑作愈出愈奇其所以觀風察俗之意蔚然於其間居正奉王命為遠接使迎送于鴨江陪侍杖屨盖浹四旬其於酬唱亦獲聞緒餘吁幸矣哉兩先生之還我

殿下欲壽詩不朽命書局刊印以侈其行居正竊念詩三百篇古也四牡皇華皆遣使臣而作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載

馳載驅周爰咨諏夫受天子之命駕四牡馳原隰
常若不及則凡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詢咨諏度
者宜無所不盡其心此皇華大夫之所以為賢而
周雅之所以為盛也今兩先生之才之美即周雅
之大夫其詩即四牡皇華之遺響是豈可以不列
於 皇明制作之班乎兩先生之還其以是篇獻
諸 天子播之絃誦以續夫周雅之正則我 國雖
小有古箕子存神之妙其所採錄亦不必後於檜
曹者矣抑因此 聖天子不鄙夷遠人之大度我
殿下畏天事大之至誠兩先生得使臣之體吾東
韓風化漸漬之深者亦皆揄揚金石鏗鍧振燿於
無窮矣何幸得見大雅之復於今日乎蒼龍丙申

東文選序

乾坤肇判文乃生焉日月星辰森列乎上而爲天之文山海岳瀆流峙乎下而爲地之文聖人畫卦造書人文漸宣精一中極文之體也詩書禮樂文之用也是以代各有文而文各有體讀典謨知唐虞之文讀訓誥誓命知三代之文秦而漢漢而魏晉魏晉而隋唐隋唐而宋元論其世考其文則以文選文粹文鑑文類諸篇而亦槩論後世文運之上下者矣近世論文者有曰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戰國不三代唐虞此誠有見之論也吾東方檀君立國鴻荒莫追箕子闡九疇敷八條當其時必有文治可尚而載籍不存三國鼎峙干戈

日尋安事詩書然在高勾麗乙支文德善辭命抗
隋家百萬之師在新羅入唐登第者五十有餘人
崔致遠黃巢之檄名震天下非無能言之士而今
皆罕傳良可嘆已高麗氏統三以来文治漸興光
宗設科取士睿宗好文雅繼而仁明亦尚儒雅豪
傑之士彬彬輩出當兩宋遼金搶攘之日屢以文
詞得紓國患至元朝由賓貢中制科與中原才士
頡頏上下者前後相望 皇明混一光岳氣全我
國家 列聖相承涵養百年人物之生於其間磅
礴精粹作為文章動盪發越者亦無讓於古是則
我東方之文非漢唐之文亦非宋元之文而乃我
國之文也宜與歷代之文并行於天地間胡可泯

焉而無傳也哉奈何金台鉉作文鑑失之踈略崔
瀣著東人文散逸尚多豈不為文獻之一大慨也
哉恭惟　殿下天縱聖學日御經筵樂觀經史
以篇翰著述雖非六籍之比然亦可見文運之興
替命領敦寧府事臣盧思慎吏曹判書臣姜希孟
工曹判書臣梁誠之吏曹參判臣李坡暨臣居正
裒集諸家所作粹為一帙臣等仰承隆委搜自三
國至于當代辭賦詩文若干體取其詞理醇正有
補治教者分門類聚釐為百三十卷編成以進賜
名曰東文選臣居正竊念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蓋天地有自然之文故聖人法天地之文時
運有盛衰之殊故文章有高下之異六經之後惟

漢唐宋元皇朝之文爲近古由其天地氣盛大音
自完無異時南北分裂之患故也吾東方之文始
於三國盛於高麗極於 聖朝其關於天地氣運
之盛衰者因亦可考矣况文者貫道之器六經之
文非有意於文而自然配乎道後世之文先有意
於文而或未純乎道今之學者誠能心於道不文
於文本乎經不規規於諸子崇雅黜浮高明正大
則其所以羽翼聖經者必有其道如或文於文不
本乎道背六經之規矱落諸子之科臼則文非貫
道之文而非今日開牖之盛意也然今 聖明在
上天地氣盛人物之應期而生以文鳴世者必于
于而興焉亦何患乎無人也臣雖不才尚當秉筆

族之戊戌

送印上人詩序

客問於居正曰儒者之於浮屠氏可交遊乎曰可曰亦不可曰先生既曰可又曰不可何耶曰浮屠氏圓頂方趾橫目竪鼻言人之言食人之食於交遊何不可乎浮屠氏不耕不織無父無君悖人之倫絶人之事於交遊可乎曰然則先生之可之者可其人而已不及於其道其心也不可者不可其道而已不及於其人其心也將何以可不可於浮屠之交遊耶曰是當可其可者而可之不可其不可者而不可之何難乎哉今有浮屠氏於此其人可其心亦可安可以道之不可而不可之乎其道

既不可其心又不可安可以人而可之乎古之名賢大儒有取於浮屠氏而可之者唐曰韓退之柳宗元宋曰歐陽脩蘇子瞻退之之於大顛其可之者具寄宗元書宗元之於浩初其可之者倍於退之歐之於惠勤可之之薦子瞻序之詳子瞻之於佛印可之之深雜出於詩文之四子者之可之者可其人也可其心也不可以道之不可而以不可交遊也居正之喜與浮屠氏遊者盖取法於四子矣予於印上人未嘗目其貌耳其言今族子崔永瀕語予曰上人年芳學碩喜與吾儒者交遊將省母鎮江交遊者皆詩之求文於叔予曰予於印雖不相識聞永瀕之言實僧名而儒行者矣又以居

正為儒老而納交焉其人也其心也雖欲不可之得乎予之可之而文之可也予欲可上入以顛也初也勤也印也上人其可予以之韓之柳之歐之蘇者乎上人名釋印號明鏡云

送池先生臣源西遊詩序

古者男子生而秉弧蓬矢射上下四方示有事乎遠遊也是以後之文章豪傑之士亦皆遠遊觀夫恒華衡岱之隆崇也江河海瀆之深廣也樓臺亭榭之形勝也車舟道里之遠近也無不歷覽以壯吾之氣又訪古昔聖賢帝王之遺跡高人才士之徃躅考其成敗得失之由以至風土之淳澆物產之鉅細亦莫不致其知以廓吾之量終入帝都觀

夫城郭宮室之壯麗也禮樂文物之彬郁也公卿將相之雄偉也然後極其吾之大觀而施之於文章政事之間其遊也豈偶然哉嗚呼士生天地間無志於功名政事則已如或有志捨遠遊何以哉居正亦志遠遊者但生在海隅不能遍覽況天下乎嘗以是惴惴焉惟寡陋是恨或有解之者曰能讀萬卷書不必遊萬里地古人所謂不出戶而知天下者是也予獨以謂不然去年奉使如京師渡遼渤歷閭碣經幽薊直造乎燕都觀上國之光亦可以少償夙志矣然俯伏明庭拜天子穆穆之容以近耿光而已不得一掉鞅於公卿士大夫之間以揖餘芬惜哉其勢然也昔吳札朝周觀禮樂於

廟而人稱其賢蘇轍入京師謁韓太尉歐陽學士自以為極其大觀居正雖不才後於吳札蘇轍亦未嘗不慊然自恧也臣源氏能讀萬卷書方有志於功名文章以能通譯語奉使西遊者不一再矣繼此來往亦未知其幾也其遊覽所得壯其氣廓其量者可量乎哉迄今 天子仁聖一視同仁待我 朝鮮恩數異於諸蕃臣源氏以專對之材之美揚休于庭若於奉天殿賜一前席退謁閣老翰苑諸先生得如歐如韓者極其大觀則其所得知何如也豈不踰於居正之所得萬萬乎哉以之而為文章則踈宕發越若江河之沛然施之政事則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夫然後亦可以無負於弥

矣之始事矣豈不快然可樂乎哉臣源氏以謂何
如戊戌

譯語指南序

人生天地之間囿於形氣之中既有形氣斯有聲音然四海八荒之夫風氣不同故語音亦異吾東邦自殷太師受封以來禮樂文獻侔擬中華但語音不得不局於風氣是可嘆已欽惟 皇明馭宇文軌攸同我國家 聖聖相承至誠事大設承文院司譯院講隸官專習華音其所習則曰直解小學曰前後漢書曰老乞大曰朴通事曰童子習等書然皆譯其言語文字而已如天文地理草木禽獸名物之類未嘗有譯學者病之我 聖上留意譯

學命判中樞府事臣李克培吏曹叅議臣金自貞行司果臣張有誠黃中等集中國名物等語譯以本國諺字於是與承文院官臣李幹臣池達可譯官臣金許義臣閔墻臣唐孝良臣金諸臣韓顯臣權寬等博採廣議分門類聚裒為六十一條編成以進　賜名曰譯語指南許令繡梓命臣居正序之居正竊念古之聖王建萬國親諸侯必設重譯之官以通蕃漢之情周有大行人歷代仍之設四方館謂之象胥皆所以一視無外之意於是國於天地之間九州之外雕題窮髮交趾之流梯航畢至各以國語達于　帝庭無非出於畏天事大之義況　太祖高皇帝待我　朝鮮比之內諸侯

列聖以來眷佑有加　錫貢相望歲不絕書非荒
服之比譯語所係至重恭惟　世宗神思睿智高
出百王始製諺文譯華語千變萬化無所拘礙此
譯語指南所以得成也嗚呼前聖述之於前而後
聖繼之於後皆爲尊中國謹侯度而設非直爲言
語文字之間耳因此而求之則韻書所謂七音四
聲之清濁經緯皆極其蘊奥而天下萬國之聲音
亦可觸類而皆通矣猗歟盛哉戊戌

七榜聯芳序

國家用人唯科擧最重吾七榜諸子皆以明體適
用之才翹英振秀得綴名科爲明時用以予不才
亦獲齒列於其間僥倖則誠僥倖矣因錄諸君子

姓名名曰七榜聯芳客有過而見者曰錄之謂何
曰志不忘也曰七榜何曰進士也生員也初試也
重試也又別試也拔英試也登俊試也曰聯芳何
曰聯者連也芳者古之人有譬德於馨香者多矣
曰間有武舉諸榜而獨言七榜何曰文之與武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曰尾亦有雜科諸榜而不言何
哉曰猶春秋之法書大國而略附庸之意也客笑
去蒼龍戊子

四佳文集卷之四

四佳文集卷之五

序

送濟州節度使梁公詩序

耽羅在南海中環百里新羅時始来朝高麗中葉以後置縣或州然水程敻遠乍順乍離至元中以房星所野置牧場終高麗之世或置或廢入 本朝仍舊號為濟州牧州之長曰安撫使後改節度使有僚佐曰判官屬縣二曰大靜曰旌義盖州之土地肥饒物産珎異如橘柚橙柑美貝貞梓等貢他州所無良馬之産大有資於國用然海錯財貨之資於人者夥故商船之懷利挾詐冒竊往来者如捘魚民葢戶之舟楫為生東西遷徙者亦多況

與日本琉球對馬諸島爲隣應變之機不一其爲任實難且重是不可以內治治之國家遣官必選文武專才能鎭定邊疆者授之頃者節度使缺銓曹薦名臣數人 上特命梁侯以遣侯曩在熊川威名藉甚及聞 命下朝廷皆賀 聖上知人之明一日侯之辱大人工判公語居正曰吾老矣兒子有萬里之行烏得無情然受 王命之任之重不可以老父故而有辭吾朂之行子宜有一言居正曰以侯之才之美遇 明主之知受嚴君之訓於爲州不待予贅然聞人之言曰耽羅風俗淳朴近古治之易於他州居正曰其曰易治者得不以地褊民少詞訟簡簿書略又無猾吏土豪舞文弄

法民之從之也易而云然乎至如前所謂商船魚
民鹽戶之狙詐鼠黠者又可以易治乎哉大抵為
政緩之則民慢急之則民怨審緩急齊寬猛治之
以不易乃所以易治也居正又聞近有州宰號廉
謹者三年不食鰒魚以其病民也或有詆之者曰
蘇子言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茍利於
民雖厲民自奉不為過也況一鰒魚烏能傷乎廉
哉無乃出於作乎若為州者使民飢焉而食渴焉
而飲骨者肉寒者燠雖日食百鰒何病於民乎若
使飢不食渴不飲骨不肉寒不燠不食一粒何益
於民乎或有解之者曰蘇子之言必有所激非天
下之至論也昔范文正公常曰計所為是以當是

日之倖然後自安此實後人之模範也子以蘇子之論詆黨者不已甚乎居正聞此語嘗自意君子之立心當以文正為主而濟以蘇子之論然後得之今因侯之行并告之侯有所取捨焉侯諱瓚判書公第三子也戊戌

送蔡判官之任水站序

國家用人重科目由他路而進者少通顯雖懷奇抱偉者亦未易得伸時尚然也吾甚病之吾族弟蔡君子休通詩書達事理有大志可為明時之大用者以屢舉稱屈筮他仕錄功為衆上階宣教出授水站判官將之任薦紳君子之知子休者皆相與惜曰子休大才也水站卑秩也屈其才卑其官

詩文五言亦一
四作而已

於素養何子休氏必不懌然於中矣居正獨執盞進言曰士君子功名出處自有時命進退遲速之碎屑者烏足置齒牙間哉論其大不論其小卜其遠不卜其近如斯而已矣昔孔聖爲委吏莊周爲漆園吏孟軻氏不鄙抱關擊柝漢之公卿多出於簿書刀筆之中士何可局一論哉況水站 國家漕運之所會其任之重且艱則徵之禹貢而可知也 國家之待子休以是任者則又未必不爲歷試之階而將爲大用之地也又安可少之哉吾常患今之爲官者不量巳稱僥倖慕高躋一通顯則躍躍詡於人不得則戚戚有不滿之容嗚呼此豈真知士君子功名終始之大體哉今子休之往也

黽勉從仕無尸厥職聲名之煒炳者先自小者早者始則遠者大者自當于于而来逼矣況今 聖上求賢如渴領相躬周公吐握之勞士之名一藝一能者皆效於材管之中如子之才且能者可但止於是而已乎繼自今綴巍科歷臺閣展布所蘊而後止吾於子休氏此行卜之矣子休氏豈有不懌然於其間哉衆皆曰諾書以為別乙亥

送尚州朴判官詩序

嶺南諸州慶為大而尚次之尚處一道樞轄之中事最繁劇官於是有牧使焉有判官焉判官貳於牧使務尤叢冗非有剸治盤錯之才未易稱職茲者判官缺朝議難其人 上曰近日宣政輪對朴

其論事精確可大任用其除之命下搢紳士大夫
皆賀 聖上知人之明又為侯榮之將之任詩者
盈卷屬予序予惟士君子功名出處進退遲速轇
轕不齊皆天也非人也侯早有大志通經史識時
務欲大厥施連不得志於場屋益他仕為吏職所
至籍甚有名聲雖同列服其能執政愛其賢亦不
自拔悠悠稱屈者有年然不屑意於簿書刀筆日
以文墨為事嘗撰世紀圖中國則自伏羲至大明
東國則自檀君迄 聖朝中間規模措置至詳且
密有史家意外之良法 睿宗大王賜覽奇之欲
大用又不果斯豈非天耶恭惟 聖上礪精圖治
愼簡百僚尤重守令之選選必宰相臺諫薦其人

銓曹政院試其才遣必引內殿溫淳告諭勉以五
事考滿當遷優秩以授或六期十考考皆上上褒
獎擢拔內班無此例盖重之也士於是時例得一
小縣足矣況受 聖上親拔之恩處一道繁劇之
地其榮何如哉然吾聞今之判官卽古之縣丞佐
理于州者寬裕有容持大體者則可以可否事得
行其志如或扼其腕掣其肘動為相制其不為藍
田縣丞涉筆占位者幾希然為丞有道勤謹奉職
不侵官不凌上若或行胷臆恣威福於其間是丞
先負長而可乎今牧使李公吾同年早有時譽
聖上舉於遺逸而用之判官吾族子大有幹局
聖上拔於沉滯而擢之其遭遇感會之盛異於尋

常其必志同氣恊可否相齊爲南方政事之最也無疑矣侯他日功名之遠且大者又豈止於一州而已哉當以異政徽詔催還終爲卿相如漢名賢亦可與也然後可無負 聖上擢拔委任之意是以展侯平生抱負之大者進退遲速之屑屑又何足置齒牙間哉侯尙勉之哉壬辰

送安君之任安峽詩序

居正早識安侯於中學居正中戊午進士司馬科入學成均越三年辛酉安侯亦占進士科因與之相從相得最深自居正僥倖登第選入集賢殿竊儒者之名安侯抱奇材屢屈塲屋心甚恨之一日安侯憤然自起曰大丈夫功名出處非一途獨科

第爲乎哉筮仕入内直院未幾以吏能選授安峡
縣監然侯以由吏能出身不由科第慽慽有不滿
之容 居正 曰士君子得時行道致君澤民自有遇
不遇何可以儒吏論乎哉儒吏之相須猶文武之
不可偏廢藴諸己而爲儒施諸事而爲吏非二道
也後世好辯之士分儒吏儒詆吏以俗吏詆儒以
腐若異道然此豈真知真儒與真吏者哉漢之蕭
曹丙魏皆起於刀筆宋之寇范韓富皆出於科第
獨可以儒吏目之乎儒者之牽制文義闊於事情
吏者之深文刻薄辦集爲能者則徒有儒吏之名
而無儒吏之實儒吏之罪人也尤不可以儒吏而
論人物也況守令分九重之憂宰百里之城偱己

治人化民成俗簿書文字期會程督儒吏之責萃于一身不可不本之儒以立其體施諸吏以達其用安佚通經史識時務其於儒吏弛張之道不待予贅然不得決然無疑於二者之間而有慽慽之容敢以儒吏之說重爲告之

送日本國蘭上人詩序

恭惟我　惠莊王十四年戊子日本國關西使者蘭上人來聘容貌辭氣有使乎之才　王深器之恩遇優渥授禮幣通好國王其國多事閒關僑寓彌年後達今　年秋竣事而還我　殿下追念先王交隣之盛舉嘉上人跋涉之勤館待有加上人奉書幣復命闕庭退而受享於南宮周旋甚度

朝之士大夫咸嘆曰上人佛者也所誦者能仁氏
一法自性之說何有於三百篇大雅之微旨今則
使事專對綽乎有裕何技能也哉或曰浮屠氏外
形骸逃空虛面壁坐趺觀夫所謂性期成所謂佛
者乃其道也上人童顱方袍翩然來思見其行能
可臨濟之為也跡其事聘隣國觀禮樂綽有季子
之遺風何名行之不侔也予解曰域中之大無如
王者人不生於空桒生於天地不知所謂四大者
何有於道哉况種福田饒益人天佛者之第一義
也苟利於國於民視畏道如坦途舟航猶丈室唯
使之而之焉則非中有所見者能然乎觀夫名以
蘭號以全璧則其志慕古人不枯死窮山可知也

已　聖上光紹丕圖衣冠文物之盛禮樂刑政之懿城郭宮室之壯比隆周漢上人所感而歆豔者多矣今聞扶桑之域有盜弄潢池之兵者數年于玆今上人之還以今日所觀感歆豔者歸語其主覼縷而解紛之則日邦之民受上人之賜亦多矣何相如全璧之足稱哉雖不必冠其顛庸何傷

送金僉校赴京詩序

欽惟　皇明受天景命奄有四海文軌攸同朝鮮世守東藩恪勤侯度恭遇成化十年十一月聖節我　殿下遣韓資憲致仁奉表陳賀金僉校自貞為從事官將行求一言居正因念歲在庚辰忝謝恩使侯為書狀官侯才高志遠兼通譯語自漢都

過遼霫涉幽薊直抵燕山道途間關餘四千里暨
予同其㕘賞相長者多及至明廷周旋使事優荷
帝眷事竣而還亦惟侯是賴計今十五年于玆予
則衰矣耗矣徒持被刺刺焉而已侯屢膺廷選朝
京者亦再予惟使事之重固矣吾夫子嘗以誦詩
三百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爲難昔在春秋鄭子産
晉叔向齊晏嬰吳札之徒皆列國大夫之賢之傑然
者也雖能以詞命善於朝覲聘問之禮往復交際
之間然皆規規於盟載之末不知尊王之義嗚呼
衰世之大夫可與言使事也哉堂堂　天朝列聖
相承升平百年制度明備　聖天子威德廣被罔
間華夷吾東方舊秉禮義我　殿下益勤事大之

誠睿眷日隆錫貢相望人物之生於其間適當天地混一上下交泰之時孰不欲翹英一國揚休天廷者哉但學不足於誦詩才不適於專對欝欝荒陬者幾何人哉使之於使事爲書狀爲從事無施不可廷議所在可但止於是而已乎如使者眞孔聖所謂誦詩專對有使乎之才者矣我於使之行占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行矣勉之哉

鐵城聯芳集序

鐵城聯芳集者平齋李文敬公容軒李相國所著也平齋事高麗恭愍王大被眷遇官至密直副使公有經濟器王欲大用不幸早逝不大厥施舊例

樞密無謚恭愍悼念特贈文敬容軒事 太祖太
宗世宗三朝歷判諸曹三長憲司進宅百揆爲時
賢相二公功名事業之盛文章特餘事耳今嗣孫
工曹參議陸集二詩編爲一帙示居正居正外舅
陽村權文忠公平齋之婿是鐵城於居正爲外家
居正內先吉昌權翼平公容軒之胥翼平嘗語居
正曰平齋容軒詩法出於杏村李文貞公容軒又
早孤鞠於陽村得師友淵源之正詩至於平齋容
軒二老亦是不朽矣今觀平齋之平淡溫醇容軒
之清新雅麗正有家法足以傳後翼平之言蓋有
所見矣予嘗見古之人以文章名家者必有家法
焉又必有師友淵源之資焉杜陵之詩祖於審言

東坡之文宗於老泉涪翁以文章鳴世未必不資於蘇家今杏村即平齋之審言平齋即容軒之老泉陽羽之於容軒即涪翁之東坡也嗚呼文章箕裘豈不難哉求之於古僅得蘇杜二家今吾鐵城父子襲美傳芳續杏村之遺馥亦何多讓於古人哉工曹將屬慶尚道監司尹公壕鋟諸梓以壽其傳求予序監司容軒之外孫居正亦平齋之曾孫文拙不能張皇先義姑書鐵城傳世之略以弁其首杏村諱巖字古雲初名君侅相恭愍再入岩廊功名事業冠冕一時真草行三法與趙子昂相埒文章高古簡潔大爲元朝翰林諸學士所嘆賞平齋諱岡字思畀容軒諱原字次山工曹亦田中大

魁将趾鐵城之美者亦斯人矣

安東權氏家譜序

權本新羅宗姓金氏也羅季有金幸者守古昌郡時甄萱入新羅弑王辱妃高麗太祖赴救與萱相持幸謀於衆曰萱義不共戴天盍歸王公以雪痛憤遂迎降麗祖曰幸能炳幾達權乃賜姓權授太師以郡為食邑陞為安東府幸生仁幸官至郎中仁幸生冊冊自求為本邑吏冊生均漢均漢生子彭子彭生先蓋先蓋生廌廌生利興利興生仲時仲時有二子曰守平曰守洪守平位至樞密副使生翰林學士韙韙生僉議贊成坦坦生政丞文正公溥位冢宰秉文柄豐功偉烈冠冕一時有五子

皆封君曰準吉昌府院君曰皐永嘉府院君曰聰鷄林郡公曰謙福安府院君曰宗頂祝髮爲廣福君有三壻皆封君時稱一家九封君守洪生大將軍子賷子輿生僉議評理頙頙生政丞文坦公漢功權氏自冊爲吏以還中微不振者七世至守平復興子孫趾美逮文正始大顯隆守洪之後文坦亦復貴顯權氏遂分爲二大族今衣冠簪履布列朝著餘數千指皆二族支派也居正外祖陽村權文忠公近亦文正曾孫舅氏權文景公踶始脩家譜小牒子吉昌權翼平公擥承先志廣採博訪大加增潤亦未就緖居正與族姓商州判官朴元昌大丘府使崔灝元又加搜問補其闕遺證其訛僞

蘧為圖譜二卷其為譜詳於文正文坦以下而略其上者錄其所可知而缺其所不可知將以傳信將來耳譜既成倩慶尚道監司尹公壕刋于安東府予惟古者有宗法序昭穆別支庶子孫雖百世可考自宗法廢而譜牒興凡為譜必推本其所自出而詳錄其所由分明支派別親疎猶是以篤恩誼而正倫理者矣隋唐而上置圖譜局以掌撰述昏姻選舉皆閱譜牒今中朝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孤門單族亦莫不有譜上遡唐虞三代始封之祖而祖之雖高辛神農顓頊之遠皆一一接續而序次其譜系豈不以圖牒相傳得有所考歟吾東方自古無宗法又無譜牒雖巨家大族絕無家乘纔

傳數世有不記高曾祖考名號者子孫寢以乖隔或不識緦功之親視同路人何待服盡親盡而後疎且遠哉如是而欲興孝悌成禮讓豈不難乎此吾文景翼平所以拳拳於著譜而居正之卒勉其志者也權氏自太師始封今六百年子孫蕃衍詩書之澤悠久未艾盖根深者末必茂源遠者流益長理之必然也嗚呼自古名宗華胄不為不多當其珪組蟬聯門地煥赫孰非可慕而可尊者乎曾未數傳傾覆勦絶何哉由其先世封植未固而子孫遽以驕奢失之也權氏世以清白傳家忠孝為心為子孫者可不念祖宗積之之勤而思所以繼之之道乎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若能始於親親推及九族則所以厚本敦末者豈有窮哉詩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吾更為權氏子孫勗之

送峻上人遊妙香山序

長白一支蜿蜒逶迤至鴨綠南岸磅礴高峻者曰妙香山山之勝與金剛山相埒華嚴經稱金剛為院薩住處浮屠氏之持戒律精練者往往栖於其中間有假經說巧為眩鬻之徒誑誘愚俗曰一覩此山死不墮惡業於是因緣香火發願祈福者踵轂相磨山門如市至有僧俗之相混男女之無別大為之山之累此豈山之罪也哉為眩鬻者所賣耳予年十一歲時讀書于安州之天王寺有沙彌

祖竺者自妙香山來訪語予曰山之四面多香樹四時脩蔥山之得名蓋本於此有義刹數百區慕道遠世不粒者咸樂居之山多仙佛靈跡至元延祐之間皇帝降香祈禱又有菴曰潤筆普濟國師道場韓山牧隱子記之距此不七八十里子盍往一訪以予年少不果往居正從宦以來屢游関西今年春再使鴨江過薩水慱川二江二江者發源於此舟中偃仰所謂妙香山者欲訪不可得則竺之言未嘗不往來于懷矣予既還數日上人雲峻將遊妙香山求予一言予嘗覲山之雄大跨數十州之地東曰成川府沸流王松讓故都南曰平壤府三朝鮮高勾麗之故都寧安雲嘉諸州布列

其傍西北控遼陽閭陽名聞天下久矣其與金剛山相埒固也而第在遐陬僻壤人跡罕至雖浮屠氏巧為誑誘者無由衒鬻其説矣是則山於諸山最為清淨上人振錫遊訪予可無言乎哉予聞浮屠氏東西南北之人遊固其事然我　國在天之東三方環海驚濤駭浪排空蹙日浩乎其無涯也境連山戎刁斗相警飛沙積雪漭乎其無垠也雖天下混一文軌攸同而長江限帶内外區別非如古之遊方者之楚之燕之秦之齊者之惟意所適也有志遠遊者捨二山復何之哉然上人將遊妙香山予先言金剛山者蓋有激也上人教宗甲子大選居正亦中甲子科雖儒釋之别而有同年之

分與之相從將三紀于玆上人曾判敎宗今住正印寺為緇流之領袖又何暇於遊方矣而其勤於參訪如是予聞脩證不如參證卧遊不如遠遊上人其得之矣然未知上人之所以遊者有何所求耶曰道焉而已予曰墻甓瓦礫無非道也江山風月無非道也以至動靜言黙著衣喫飯道無往而不在則獨可以遠遊乎哉獨可以宴坐乎哉上人當自得之矣丙申

送朴先生出守寧陽詩序

國家設六寺七監置正以長之正者秩正三品仕宦而至于此亦顯矣哉今朴侯希尹以司贍寺正出守寧陽惜希尹者皆曰希尹攻文章蘊經濟冊

登黃甲居六寺之長不曰爲臺閣爲侍從大有設施輟而爲外寄其屈也哉 居正 曰諸君子何曾以百里之寄父母斯民者而謂之爲屈也哉嘗謂天生斯民不能自養畀之君君不能獨治付之守令守令盖古之諸侯於民有父母之道於吏有君臣之分推父母愛子之心愛民則民悅操刑賞威福之柄御吏則吏畏民不悅失之苛吏不畏失之慢其所繫豈不重且大歟古人以謂士君子功名事業不能爲宰相當爲守令宰相澤潤生靈守令恩施一方雖有大小名位之不同其德於民一也以今觀之近民莫如守令廟堂遠於千里吾民之朝夕惠賜必有先後緩急之殊者矣况於臺閣乎况

於侍從乎古人稱循吏必推黃霸為首自漢迄今
千數百年人誦之不置當是時居廟堂幾人居臺
閣侍從幾人然皆蔑蔑無聞豈非實德實惠之在
人者為遠且大也由是觀之宰相之與列郡不少
異顧所立何如耳今以不得臺閣侍從為希尹之
屈甚非吾之所見也況寧陽嶺南巨府其地廣其
民夥簿書之責實繁且劇其可不得人而任之乎
此 聖心之所簡銓曹之所擇而希尹氏首膺其
選非屈也榮也希尹通古今識治體懷奇抱偉欲
施於用者久今則欣然躍然思効其能其稱希尹
為屈者非真知希尹者也希尹之志如此寧陽其
大治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蓋愷以強教之

弟以悦安之為民父母之道豈有加於此哉希尹之政皆本於經術其必有得於是矣其視今之俗吏徒事刀筆苛急以病民婾婀以濟奸終以墨敗者一何遠也嗚呼黃霸之不作久矣非無人乎黃霸特無上之人褒崇獎勸耳希尹適當 聖上銳意吏治之日其激昂如是其取効必不後於黃霸矣黃霸自列郡為御史為丞相希尹氏他日所至又未可量也向使希尹得一臺閣占一侍從顯則顯矣其於遠且大者知何如也丙申

御製狎鷗亭詩序

嘗讀唐史賀祕監知章將告老明皇勑賜鑑湖親製五言四韻賜之有以見賀監出處之明有以見

明皇待臣之厚今上黨韓公 世祖中興元勳四
圖麟閣三入巖廊嘗以盛滿自戒扁其亭曰狎鷗
一日卜地于漢水之濱將欲構亭 上聞而可之
製近體絶句各二首親札賜之搢紳士大夫皆曰
知章告歸請爲道士其行止未盡得其正明皇先
明後暗之主其待臣亦未盡得其宜然君臣相與
之間士君子功名出處之際粗有可觀故當時稱
其美後世慕其事況我 聖君良相待遇之勤進
退之幾皆得其正者乎又況鑑湖去輦轂千有里
之遠狎鷗亭在城南尺五之地相公之退食委蛇
聖上之時相召見江湖魏闕在跬步咫尺之間又
非賀老乞身長往之比也是宜謌詠撰述鋪張盛

羨詩既盈卷屬居正序居正竊念有天地之文有
聖人之文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而景星卿雲文之
至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而嘉禾靈芝文之至也
禮樂文物政教號令何莫非聖人之文也而宸章
御札文之至也臣伏覩是編其詞則周誥殷盤之
詞其字則河圖洛書之字其大哉之言一哉之心
即帝舜勑天之謌也在廷之臣咸謌詩賡言虞朝
賡載氣象亦復可見於今日矣今非敢迂引知章
之事擬之事固有跡同而實不同名同而心不同
者矣以相公堂堂勳業之盛遜之不居狎鷗為心
其精忠雅尚可與魏公頡頏於數千載之間而深
得伊尹功成退休之羨意區區賀老又何足置牙

齒間𢦏然相公功名事業之盛出處進退之心因
聖製而尤益著明太史氏將大書特書以美之又何待予贅乎公其務全終始勗哉

送咸吉道節度使鄭東萊詩序

予嘗讀六月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江漢之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蓋古者命將遣帥必用文武之臣非獨成周盛特為然春秋論將以敦詩說禮為先後世文與武為二文者不將而將者不文至於陸生之論以天下安危為將相之輕重焉嗚呼文武任將之道何寥焉闊焉若是成化十三年春二月 上用東萊鄭侯蘭宗為永安道節度使侯早擢巍科登金步玉當 世廟右文之日

連捷並後二試文名益振又以善楷鳴於時屹然以斯文自任一朝腰萬戶之符開牙建纛杖鉞專閫 朝廷士大夫皆賀 聖上知人之明喜得見文武之道之復于今之時也况永安道 國家後門管鑰控馭胡虜其爲責實重以劇本道人心鷙悍喜兵好亂非文武全才能爲龍蛇赤子者難以鎭定侯有豪傑之才雄武之略本之以詩書修之以孫吳折衝樽俎卧護北門可立竢也侯將行求予一言 居正 曰文之與武猶陰陽之不相離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盖文者非章句訓詁之謂武者非斬將搴旗之謂文以立其體武以達其用安民之責籌邊之略施無不可然後可言文武矣今

文武之責萃於侯之一身而侯之措置綽乎有餘予復何言哉但六月江漢雖美吉甫召伯文武之才而實歸美於宣王謀猷之允塞崧高蒸民之詩序者以謂美宣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之業然甲伯之維翰山甫之補衮與有多焉是烏可論召伯吉甫之賢而不本於宣王論宣王中興之盛而不及於申伯山甫者虖今居正所以美侯之才壯侯之行形於言語者亦莫非詩人歸美於上之意也嗚呼侯有山甫召伯文武之才而 聖上有宣王知人之明以居正之拙手安能鋪張以續穆如之風乎必有大雅君子爲侯能言者矣

送金僉校宗直出守善山府詩序

恭惟我　殿下天縱聖智躬行仁孝以化成一國在朝之臣有離親仕宦者必許三年一歸覲有或以親老辭者許外寄就養焉盖所以勸其孝而勉其忠也承文院叅校金侯宗直有慈親在密陽春秋已高侯頃在藝文　經幄之班以歸養辭　上雖惜其去而重違其志授咸陽郡守遣之侯在咸六載能孝於親推其理於民一邑大治以政最聞召還為叅校未數月又乞辭上復授善山府使遣之縉紳交遊之彥咸樂　聖賜而佳侯之行詩以贈別屬居正序居正與侯交遊已久為人操行端潔識見高邁文章卓越真臺閣廊廟之器非直百里才也惜侯者皆曰天下父母之心莫不欲子之

貴顯為子者亦莫不欲立揚以顯父母以佚之才
之賢在内班必為臺閣廊廟足以悅親而遂吾願
何必僕僕焉得一縣以便晨夕起居然後為盡其
孝乎 居正 曰不然君子之孝親愛日而已古有樂
三釜而悲千鍾之不逮者焉若或遠離膝下違朝
夕滑瀡之奉惟富貴是圖必待爵祿之崇也被服
之榮也僕從之盛也如衣錦者之所為然後快於
心則不亦遠於愛日者乎況未可必其必得者乎
曾謂佚石志於斯耶今一邑雖小承流宣化密邇
庭闈勤王之忠將母之孝兼之矣雖千鍾之養何
以易此樂哉 居正 又聞昔佚之於咸推豈弟之心
加以詩書之澤陶鑄作成為嶺南鄒魯之鄉今若

移其理於善善其有不從化者乎盖孝爲百行之源俟之孝於親者根於心故移於忠信於民者如是若屑屑計較於祿位之崇庳內外之輕重而爲孝親之先後則非居正之所知也予於俟之行又有感焉詩之四牡勞使臣而作其三章曰不遑將父四章曰不遑將母盖勤於王事不暇顧私親惟極其憂思而已至於卒章則曰將母來諗是則探其情而設言之非眞有是事也雖非眞有是事而言語之間猶足以感人心今我 殿下所以命俟再典州郡就養老母者皆出於至恩而俟之以一邑奉一母朝夕起居者又非四牡將士靡盬不遑之比則其上下相與之深感發之機視成周知何

如也居正才拙雖無吉甫穆如之風而南陔白華之詠不可不為侯謌之是以序蒼龍丙申

送權花川奉使賀正詩序

欽惟 皇帝陛下即祚之十四年正朝我 殿下遣使奉表陳賀盖正朝天下萬國之會同奉使賢大夫之事花川權公乃膺是選將行縉紳諸君子詩以贐行屬居正序予惟 皇明御宇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梯航相接然世脩職貢恪勤禮意我朝鮮為最 皇朝眷遇亦隆比之內諸侯非諸藩所及吁榮矣哉吾東方自殷太師受封以來禮俗之美聞於中國新羅高勾麗百濟三國鼎峙八九百年之間天下分裂南北異朝道里有通塞朝貢

有脩廢至高麗氏事大宋然遼金元胡運迭興亦不純事欽惟 太祖高皇帝耆定天下我 康獻大王代高麗開國首先歸款特賜朝鮮之號世作東藩 列聖相承眷佑之勤錫賚之繁有加無替實 皇恩之罔極也此正天下混一文軌攸同之時列國大夫奉使專對觀光上國豈非美事耶頃年我 殿下初卽位公奉表請承襲敷奏詳明得蒙允俞之音今年又奉表賀大節周旋禮儀從容中度中國士大夫必有使乎之稱而知我 國之有人矣昔春秋之時列國大夫如晏嬰子產叔向之徒善於辭命交際猶得譽於當時堂堂 天朝禮樂文物之盛追軼古昔公前後奉使揚休帝庭

其所得知何如也公其行矣哉丁酉

送兵曹叅判朴公楗出為慶尚道觀察使詩序

國家分疆埸為八道道必有觀察使莅之卽古之方伯也其任大其責重選必政府六曹臺諫交薦乃授非有 朝廷重望者莫能往諧朴侯早擢巍科選玉堂入銀臺飛英館閣聲名籍甚往者以廷薦出按全羅江原二道得按節體士大夫交譽之 聖上器其才擢為兵曹叅判久典戎政今特授慶尚道監司遣之蓋慶尚一道新羅氏之故國自嶺而南三面濵海環其道方數千里州若府府若郡郡若縣若大若小計七十餘其地廣其民夥又分

爲左右二道實我　國家財賦之聚人材之藪猶
中國之資江南也是以監司之選每難其人而尤
重於他道今　聖上輟侯近班而簡畀委任之者
若是其榮矣哉縉紳諸君子皆曰侯之遺愛在全
羅江原二道者人至今不忘今若移其化於南國
南國其有不化者乎茲侯之行宣　聖上脩身齊
家之化於南國如周之二南可不日竢也於是各
謌詩侈行命居正序予惟古君子之相別也其所
與交際者必有飲餞之禮贈遺之詞以寫慇懃鄭
重之意焉如嵩高蒸民韓奕之作皆出於此而勸
戒之義實寓於其間今南方我　國家繁勝之地
監司得專方面之寄朴侯杖節巡宣觀風察俗韓

侯之所謂伯蒸民之所謂賦政嵩高之所謂蕃宣
待非兼有之乎夫踐古人之任者　當儷美於古
人儷美於古人亦古人而已然則山甫之柔嘉維
則申伯之柔惠且直韓侯之夙夜匪懈非侯之所
宜務者乎况今　聖上有知人之明其用人之盛
追配於嵩高蒸民韓奕之雅則居正敢不以山甫
申伯韓侯之自任者望於侯乎居正雖無吉甫穆
如之風而其意則亦嘗後於吉甫哉此非獨居正
之意亦諸君之意也侯其勉之哉戊戌

應製喜雨詩并序

殿下即位之九年丁酉春三月不雨至于夏四月
上避正殿憂勤脩省徧走羣望禱祀于上下神祇

越二十六日癸亥乃雨　王色載怡製喜雨詩示
承政院且令和進遣中官賜　御醞俾各盡歡都
承旨臣玄碩圭左承旨臣李克基右承旨臣任士
洪右副承旨臣孫舜孝同副承旨臣洪貴達等亦
各既醉應製立進　上可之碩圭等遭遇　聖明
昵居華近感　眷佑非常之寵倩工圖畫粧潢為
軸期侈　睿賜於不朽示臣居正叙顛末臣居正
伏覩　御製再拜稽首颺言曰大哉聖人之心乎
旨哉聖人之言乎其猶天地之道乎天之道不可
得而知所可知者日月星辰之昭列也風霆雨露
之發育也地之道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山嶽海
瀆之流峙也昆虫草木之生息也聖人之道高明

配天惇厚配地苟非發於政教施為言語文章之間何以知聖人之心乎今 天章燦爛宸翰昭回畏天責己之誠勤政恤民之心藹然於一篇以之求於天而天應施於民而民澤上下交際之間有明良賡載之風聖人之溥博淵泉與天地無間者於是可見矣臣嘗讀雲漢之詩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慍序者曰美宣王之遇災脩省 聖上之小心敬畏抑過之矣信南山大田甫田之詩一則曰益之霢霂一則曰以祈甘澍一則曰雨我公田說者謂之豳雅大抵皆美周家務本力農之意今 聖上以一雨歸功於天而以有年望於南畝敬天勤民之實非周詩之所可擬況 親御翰墨形於詞

詠與近臣賡載則亦未聞於有周也於戲盛矣是宜秉筆者恢弘製作以續大雅之盛顧臣荒拙不能鋪張焜燿垂之無極謹薰沐應製云詩曰至德享天心至誠能動天久旱天乃雨萬里洗氛烟惟天監下民下民真可憐膏澤既瀀渥懽喜無中邊近可以豐年我民胡寧瘨麟史書大有大雅詞甫田何幸際明良賡載昇平年

送黃海道李觀察使詩序

韓山李氏吉昌權氏家世皆以文學鳴君家良景公即牧隱李文靖公之子我外舅陽村權文忠公之館甥先大人文烈公内外皆文章大家道德勳名為一時冠冕平仲蕃仲兄弟詩禮箕裘以文學

顯于時居正於文烈外兄弟也而早承教誨之勤
於蕃仲昆季有親戚之恩焉僚友之道焉蕃仲昆
季以文烈視予情意之篤可知已去年平仲選授
平安道觀察使今年蕃仲又按黃海道一時兄弟
同受方面重寄人皆榮之居正能不為一門自慶
乎將行諸君子詩以為贐謂予宜序予惟觀察使
即古之方伯也專制一方黜陟人生殺人於馭吏
有君道焉於臨民有父道焉以君父之道處方面
之重烏可不得其人而任之乎是以 朝廷選用
必政府銓曹臺諫交薦乃授今之大夫峩冠博帶
高官大爵而一不得方面者多矣由其才不足而
器不適也才器既合於方面則其人可知矣蕃仲

氏曾因僉擧出按江原澄清慷慨物論多之今黃海一道頻年旱蝗瘡痍甫起監司之選實難其人銓曹薦重臣數十人 上特命蕃仲而遣之蕃仲之才之器是以孚物議而簡聖心者如是吁不亦賢矣哉平安道 國家西北重藩平仲氏之爲政恩威并著一方按堵寬 聖上西顧之憂蕃仲氏之爲黃海二如平仲能盡其責則庶不負 聖上委重之意而伯仲氏之聲望尤益著聞矣功名之遠且大者又豈止方面而已耶嘗聞漢之馮立野王兄弟同時作宰人稱二君梁之劉孝儀孝勝兄弟一時出守人稱二龍然不過守一邑專一城而已豈若吾韓山伯仲氏杖鉞分符高牙大纛同受

藩屏之任之重於西北一隅者乎昔機雲以才藝齊名一代軾轍以文章並駕當時然未聞得方面之任之重如韓山伯仲氏也在周盛時周召二公分二南能宣布文王之德之化故謂之周南召南伯仲氏既分周召之任則能宣　聖化於西北二道繼周召之二南亦可異也能昌大韓山吉昌之門閥者非吾伯仲氏而誰耶居正書此以勗蕃仲而并告之平仲云戊戌

成均館唱和詩序

殿下即位之十年戊戌夏四月甲午昧爽以袞冕謁宣聖𨒪獻禮訖以遠遊冠絳紗袍御明倫堂行養老禮羣老在東侍講官在西侍臣於階上學官

諸生於階下酒行五爵而止　上命羣老羣臣而
前之講論治道　上首問遇災脩省之道羣臣各
陳其意　上又曰人君治天下之大經大業具載
於書蔡沉之序盡之卿等宜各論難　上又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飲峻宇雕墻若此四失
予所自警羣臣各進陳戒之辭　上曰當體卿等
之意終始惟一羣臣再拜稽首曰大哉之言一哉
之心誠千古罕有之　聖主也河東府院君臣鄭
麟趾作近體一首稱揚盛美縉紳士大夫相與賡
載俾居正序臣居正竊念願治好文之主世不常
出恭惟　殿下天縱睿知聖學緝熙崇儒重道高
出百王之上即位之三年辛卯二月乙卯用大牢

入為列曹者其待遇示内班猶重也且吾聞人才猶器也無適不可入固有能於少者卑者而不能於遠者大者乎無也以鄉相示州郡猶少且卑然安有能於州郡而不能於鄉相者乎此黃霸所以由列郡陞為御史丞相者也今茲仲平氏之行未必非鄉相之階而歷試之地耶詩曰左之右之君子宜之仲平氏有焉若或計班資之崇卑較内外之輕重屑屑有議於其間非知仲平氏者也居正

近望於仲平者乃自小者近者而期至於遠者大者耳借寇之請徵黃之詔可指日期也續漢史爲仲平立傳先書黃州之治後書御史鄉相之名必有人矣夫然後諸君子當知平仲之所立者卓卓

而居王之言為不誣矣諸君曰然書以為序

四佳文集卷之六終